

中国2014：改革升档

□ 禾刀

象。同时，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卖地收入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资金来源，而基础设施建设又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工业欠发达地区经济驱动力的重中之重，所以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为了扩大基建数量与规模，在工商税收难以支撑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纷纷以土地抵押，频繁举债，政府债务一路走高。

进一步深入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土地财政背后，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思维的兴盛，贪大求全且高度同质化的大城市现象极其突出，“大城市病”应“运”而生。经营城市实际变成以利益为主导。当土地与地方财政形成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时，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将进一步助推房价，经济的泡沫化现象也必定随之加重。经济学者谢国忠对市场泡沫的论述看似简单但极具智慧，“任何提议的改革举措，如果

将增加债务，就应被视为支持泡沫的策略，而非改革经济的举措”。减少债务，实际意味政府应从直接参与的市场中全身而退。

那么，既然许多问题盘根错节，互为因果，改革是否真就无从下手，出路难觅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本书文章既有对具体现象的独到分析与见解，比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就建议，政府在对市场环境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更不乏从宏观政策高度的睿智发声，比如吴敬琏就提出了宏观政策改革和“最小一揽子”改革计划，极具可操作性。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学者和企业家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和艰难，改革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歇。

也就是说，当前社会上许多突出问题虽然表现各异，但问题主要根源最终指向无不涉及

既得利益阶层。换言之，触礁传统和既得利益阶层，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已迫在眉睫，这也是决定改革深度、广度和成功的关键所在。

改革的关键问题可以说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早就心知肚明，但如何改革这个拥有资源配置大权的庞大阶层，显然是对改革的重大考验。毫无疑问，这种考验既需要足够的智慧。即需要找准切入点，因势利导，尽最大可能降低改革阻力；也需要非凡的意志和毅力。毕竟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旦开启，可能问题庞杂，反反复复，不能因此而畏足不前；还需要勇于担当。只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的改革才可能真正成为当前时不我待的头等大事。

《中国2014：改革升档》
吴敬琏 柳传志 秦晖 葛剑雄 等著
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新书导读



《英雄地》
刘克中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一个“守信与背叛”的故事，通过描写战友、兄弟、父子、夫妻、恋人等不同关系因为不同价值观，在“信与不信”的选择上产生的矛盾，揭示了一群男人在情义纠葛中的人生悲欢，深度探讨了“人无信不立”的人性价值。



《乌克兰变局真相》
新华出版社

该书对发生在2013年底至今的乌克兰危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的介绍，对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危机的后续发展和演变、危机背后牵涉的历史因素特别是克里米亚问题和俄乌关系等进行了全景式描述。



《送您健康 祝您长寿》
白波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怎样才能身体健康，如何才能延年益寿？这既有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也有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影响因素。本书作者从科普性与通俗性切入，帮助读者建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从而提高健康与生活质量。



新近出版的《马瑞芳评说聊斋之官场》选取了《聊斋志异》中给人以启迪和警示的官场故事57篇，它们鞭挞了贪官污吏，揭露了社会黑暗。马教授以“刺贪刺虐”的笔法，生动地解读了官场文化。

开道的人说：“某某县知县白甲。”

官员说：“这是白翁的儿子，不要叫他父亲伤心，把他的脑袋接上吧。”

有人把白甲的脑袋按到脖子上，说：“坏人不该把头按正，直接捺到脖子上算了。”白翁半年后得到大儿子消息，派二儿子接他回家。白甲虽然活了，但脑袋安反了，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后背，世人都把他当人看待了。

“苛政猛于虎”是孔子名言。蒲松龄写苛政的执政者就是虎狼，以百姓为食，敲骨吸髓，吃得白骨如山。贪官是虎，当然是幻想，是寓言，但白甲的“官经”却是实实在在的官场法宝，他认为官位由上级决定，不由老百姓决定。只要讨好上级就行，管他老百姓死活！他按照这一思路，掘地三尺，以媚上司，取得提升。让白甲复活自顾其背，是巧妙的隐喻。蒲松龄借助隐喻描写，巧妙讽刺现实。“官虎吏狼”成为聊斋名言。

《马瑞芳评说聊斋之官场》
马瑞芳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唐人的世俗生活

□ 潘飞

史记、二十四史等官方口吻只讲求宏大叙事，绝口不提民间的儿女情长以及素人的温玉软香，这便是毛晓雯在《唐诗风物志》的“前言”开篇所作的大概析分。虽用的是今时今日的白话文，可飞扬的文字的奇妙组接，颇具浅吟低唱的“诗感”——千年后的今人，借此一窥当日盛唐的万千气象。

一部《全唐诗》，五千首的文化断片，如李白、杜甫们的私人日记。尽管零碎不堪，可一起反光聚射，竟也可以映照出那不可一世的盛世煌煌。诗传心声，可你要听冰冷华丽宫殿里帝王那千年孤寂的一声叹息，还是要侧耳倾听长安城里那千户万户的宰宰捣衣声，才子佳人的情深意长，以及路有冻死骨的哀鸣凄唱？

按照毛晓雯的逻辑，从这些活色生香的“私人日记”里，我们足以窥赏一个政策、战争、法令之外的唐朝，而无需纠缠于官方立场和国家形象，要的不过就是，新鲜的人间烟火色。

毛晓雯在《唐诗风物志》中谈诗，却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谈的却是诗的“物理”和“文化”载体。仿佛赏画者，忽略了作为主体的小叶扁舟，注意力却集中到了载船的悠悠水波上。比如，繁华街头的“诗板”，不过是粉刷过的一面墙，却是唐人们传情达意的公共书写平台，没有身份和学历的限制，任何人可肆意涂鸦，可见社会之公平和开化；把葫芦剖开，变作“诗瓢”，投入水中，只求高山流水，有他方知音可懂；家宅中立一“诗屏”，既作装饰，也附风雅，彰显的是主人的品味内涵；把个人对治国之策的看法以及建言装订成“干谒”，干谒庙堂之策，间接指点一国江山，燕雀之躯却有鸿鹄之志，唐人的公民意识足够浓烈；就连官场的选拔考试，也以诗为题……“唐朝就是一座用诗建筑起来的帝国”，脱离文学的层面，置入社会和生活，诗就不是文人墨客的抒情滥觞，而是广告词、打油诗、日记、名片。文字铺路，思想架桥，诗歌在唐人们之间缔结起了诸多社交关系。诗是技能，也是政令、异见、法规和社会关系，更是国家软实力，是不冒火的枪炮，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当年对大唐文化心有仰慕的东瀛、高丽、安南等附属国，是不是一样被这“诗”的力量所臣服和沉醉？

诗不是诗人的专场，从女子的妆容、霓裳到与良人缔结连理之喜需要经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虽繁琐冗长，可跟一首好诗的情需要酝酿一般，无论哪一步都充满诗情画意……诗能记载世俗生活，殊不知，反过来看，写诗本身也是世俗生活的一种。大唐已灭，诗兴难兴。今时今日，要重燃民族自信并涵养公民心性，并在世界范围输出先进文化，何不将那熊熊的诗意，再烧她个三千年才好，全民皆诗人，便不负雅兴，不负春光。

《唐诗风物志》
毛晓雯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速读

马瑞芳评说聊斋之官场

□ 玛怡 整理

吏治黑暗是封建时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与陈克煤等谈话时说：《席方平》就可作为清朝历史看。毛主席认为这篇文章应选进中学课本。二十年后，《席方平》果然选进中学课本，并给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启示。

席方平告倒冥世大小贪官，二郎神发出音韵铿锵的判词。聊斋先生跨越小说艺术的界限，将二郎神的判词变成了政治演讲，也成为《聊斋志异》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判词痛骂“羊很（狼）狼食”、“鲸吞鱼、鱼食虾”、无公理可言的社会；痛斥“上下其鹰鸢之手”、“飞扬其狼狽之奸”、受赃枉法、人面兽心的官吏；痛责“狗险生六月之霜”、“虎威断九衢之路”的蠢役。还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整个社会金钱拜物教的本质：“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囊；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狸犹能通鬼，大力直可通神。”既正义凛然、大气磅礴、痛快淋漓，又显示《聊斋》杰出的文言功力。

变只老虎吞恶人——向泉

向泉是山西太原人，与叔伯兄长向晟兄弟之情深厚。向晟被豪强庄子打死。向泉到太原郡告状，庄子花钱行贿，向家冤情得不到昭雪。向泉想控路刺杀庄子。庄子知道向泉刺杀打算后，出门戒备森严，花重金将勇猛善于射箭的焦桐请来当保镖。向泉没办法行施自己计划，却不甘心，仍然每天到庄子经过的路上守候，等时机下手。有一天，他刚走到路边草丛伏下，突然打起倾盆大雨，向泉浑身淋透，冻得直打哆嗦。只好往山神庙跑去。进了庙，发现熟识的道士在那儿。道士拿件布袍给向泉，说：“先换上这个吧。”向泉上换布

袍，情不自禁地蹲到地上！他变成了老虎。而道士不见了。向泉又惊奇又愤恨。转而一想：见到仇人，吃了他的肉，变成老虎也不错！于是，这只有向泉心思的斑斓猛虎，来到刚才埋伏着等待庄公子的地方。老虎看到草丛里有具尸体，哦，那是我的前身向泉！不可能让乌鸦和老鹰吃掉我的前身！老虎就守在尸体旁保护着。这样过了一天，庄子恰好经过这里。老虎突然跳出来，从马上把庄子扑下来，“咔嚓”一声，咬掉他的脑袋，吞了下去。焦桐返马回身，“嗖”地射出一箭，射中老虎心窝。老虎死了。老虎一死，向泉就恍惚从梦中醒来，又躺了一天，才疲惫不堪地回了家。家人听说庄子被老虎咬死，争先恐后告诉向泉。向泉说：“那只老虎就是我呢。”向泉化虎报仇的故事，到处传扬。庄公子的儿子心变老虎离奇荒诞没根据，再加上恶霸庄子已死，对庄家的诉状不加以理睬。向泉如愿以偿为哥哥复仇，还躲过了“杀人偿命”的朝廷律令。蒲松龄在篇末说：“壮士实现复仇的愿望，必定是不打算活着回来的。这是千古之间人们为之哀悼和遗憾的事儿。向泉却借着人把虎杀死复活回到人间，仙人妙术何等神奇。然而，天下那些令人发指的事实太多了，可惜满腹怨恨者只能老老实实做人，恨不能让他们都暂时变一变老虎！”

官僚虎狼处处有——梦狼

直隶白翁的长子白甲到南方做官，白家有个亲戚丁某常在阳世和阴世之间行走，他说可以带白翁梦中进入他儿子的府衙。白翁一到，看到当门趴着只巨狼。堂上，堂下，坐着，站着，都是狼。府衙台阶下白骨如山。白甲见父

官僚帝国，除了转型没有过去的基础之外，没有贵族的基础，没有宪政的基础，没有自由的基础，没有民主的基础，它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精英云集，它通过科举考试把天下的英才都找到最上层。所以，唐太宗科举考试看见举人鱼贯而入就说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就是一箭射程之内，诸位全在我射程之内，谁都逃脱不了我的控制。这样云集的精英上层非常有自信，有了这个自信，他就可以一个王朝一下弄100年、200年稳定期。

张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还是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权呢？民国六年的政局风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共和中的帝制》
张鸣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要学会煮熟一锅“夹生饭”

□ 吴思

件：一是要有知识，这人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该妥协的妥协，该让步的让步；三是要有耐心。那时候中国第一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办，弄个约法来，内部矛盾重重，设了各个陷阱。智慧也谈不上，张勋这个人，谈治理不敢恭维。有几个智力很好的又刚愎自用。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走马灯式地换。日本转得挺顺，英国转得挺顺，这两个国家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过去都是封建王国，就是一堆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原来就有宪政的底子，国王不能随便收拾哪个贵族，贵族都有权力和自由，只要把自由一扩大，扩展到资产阶级就变成资本主义，扩展到全民就变成民主主义。有转型的底子，而且国王和贵族之间有制约的底子，所以转得都顺。

在亨廷顿的分类里，中国这个社会叫官僚帝国，官僚帝国转型特别困难。著名的官僚帝国，比如俄罗斯帝国现在还没转过来，